天理圖書

四百三十獸二四百三一獸三

類函 百九二

1 3
427
192

宮城縣図書館蔵

新急圖書
此冊係明治八年八月諸同人八人
帥山田一郎君驟資所購以贈
帥山田一郎君寄贈圖書館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

獸部二 犀 象 兕 獬廌 熊 羆 附 貔 附

鹿 麋 增麈 麞 增麂 增麝

犀一

爾雅曰犀似豕形似牛猪頭大腹庳脚脚有三蹄黑色 劉欣期交州記曰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增本草釋名曰犀字篆文象形梵書謂犀曰褐伽 林邑國記曰犀行過叢林不通便開口露齒前向直指棘林自開 嶺表録異曰額上者爲兕犀有奇文鼻上者食角也差小爲胡帽犀一云有三角一在頂一在額一在鼻亦有一

角者 原 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羣鷄中鷄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爲駭鷄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爲開方三尺可得息氣水中以其角爲叉導者得煑毒藥爲湯以此又導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勢 注 北戶錄曰通犀置大霧重露下終不沾濡又堪辨毒藥酒藥酒生沫或中毒箭刺於瘡中立愈蓋犀食百毒棘刺故也 宋書曰駭鷄犀王者賤難得之物則出 酉陽雜俎曰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趁不復移足角之理形如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以下通正者一半以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爛折則不能起又犀牛一名奴角有鴆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以假角易之 原 南州異物志曰黝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烈望若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 注 犀有特神者角有光耀白日視之如角夜暗之中理皆粹然光由中出望如火炬欲知此角神異置之草野飛鳥走獸過皆驚 廣志曰犀角之好者稱鷄眛白 世言犀望

星而星入角續夷堅志凡犀角遇山川日月草木鳥獸隨寓成形惟韓魏公琦犀帶中央一片乃鹿銜花孝宗犀帶一片乃南極老人星像　本草集解曰通天犀乃胎時見天上物過形於角上故曰通天但以月下以水盆映之則知　又犀角紋如魚子形謂之粟紋紋中有眼謂之粟眼黑中有黃花者爲正透黃中有黑花者爲倒透花中復有花者爲重透並名通犀乃上品也花如椒豆斑者次之烏犀純黑無花者爲下品　五溪記曰山犀食竹木其小便即竟日不盡夷獠以爲矢采之名曰黔犀　南越志曰海中出離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

水爲之開　原漢書曰烏弋國出犀牛　增唐書曰隨和國多美犀世謂隨和羅犀犀中最大者隨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頭角鼻花多作散豆斑斑點點淺者城拍爲盤楪器皿之類　五代史曰占城獸之奇犀　歸田錄曰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卑雅犀最難擣鍛成小塊以薄紙包置懷之中令近肉候人氣蒸潤乘熱擣之應手如粉　王粲游海賦曰羣犀代角

犀二

原韓詩外傳曰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鷄犀以獻紂　戰國策曰張儀爲秦破縱連橫說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駭鷄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蜀王本紀曰江

水爲害蜀守李氷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在水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犀角十　又曰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　增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元年日南獻白雉白犀　續齊諧記曰東海蒔潛常至不其縣見林下踣一尸已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烏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看之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烏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後落褚太宰處褚以餉齊豫章王王死後內人江夫人斷以爲釵每夜輒見小兒繞床頭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當相報江夫人月餘遂薨　名苑曰宋岑獲通犀賣與盧陵王義眞　開元遺事開元元年冬至交阯國進犀角一株色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放殿中溫然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曰此辟寒犀也　英華曰貞元十二年南海獻馴犀詔納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馴犀死　杜陽編曰寶曆元年南昌國進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千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爲腰帶每游獵夜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又曰文宗延學士於內廷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上命取辟暑犀以賜之　宋史曰周顯德五年占城國

貢方物有雲龍形通犀帶　錢武肅王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武肅登碧波亭命許彥方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大中祥符女蠻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牙悉備

洪武初九眞國貢獨角犀

犀三

原　駭鷄之寶　通天之珍　並犀角　驅周　獻紂　上詳象二孟子

韓詩外傳　下詳犀二　食榆　刻石　爾雅犀有二角一在鼻一在額鼻上食角也小而不墮食榆棘　下詳犀二蜀王本紀　馳烏弋之名　檀黃支之美　皆出犀處

增　却塵　辟水　述異記却塵犀海獸也其角辟塵置之於座塵埃不入　蠲忿　昌公主有蠲忿犀犀株如彈丸鎮帷物類相感志同　入土不朽帶之令人蠲去忿怒　杜牧詩金盤

屏帷　駭狐　臥魚　淮南萬畢術犀角駭狐北夢瑣言楊牧女適裴坦長子嫁貲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楪乃臥魚犀遽拂袖出　照渚　入海　晉書温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自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未幾嶠卒　歐陽修詩何但入海求靈犀　戴戈　爲簟北戶注元康末婦人以犀角爲斧鉞戈戟戴之唐五行志張易之爲其母爲犀簟

犀四

原　梁山之美　爾雅南方之美者有梁山犀象焉　巴浦之犀　其可遇乎　捩角　蜀都賦曰捩犀角　尚多　傳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毛奇　韓愈詩毛奇覩象犀　押放　六帖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宮押赴闕廷既至上於便殿閱之宣示百官云上慮傷物性命中使押還本道放於渠州　聞樂　異物志海中水犀樂聞絲竹人動樂則出嘗爲人所獲

之野云

投珍 孔帖李勉爲嶺南節度使被召至石門盡搜家人所畜珍犀投之江中

影犀 洞冥記武帝時疏勒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裏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簟有錦綺之文

靈犀 一統志靈犀在廣西鬱江上流潭中有二犀每風息浪靜則出於潭岸頂有光彩

響犀 杜陽編文宗時宮人沈阿翹吳元濟之妓女進玉犀方響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玉犀槌即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

異犀 交廣志西南夷土有異犀三或時解脫則藏於深密之處不欲令人見之王者貴其異以爲瞥能消除凶逆

剸犀 孟郊詩匣龍期剸犀

犀五

賦 行 唐白居易馴犀行曰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鷄海蠻聞有明天子驅犀乘傳來萬里一朝得謁大明宮歡呼拜舞自論功五年馴養始堪獻六譯語言方得通上嘉人獸俱來遠蠻館四方犀入苑秣以瑤芻鏁以金故鄉迢遞君門深海鳥不知鐘鼓樂池魚空結江湖心馴犀生處南方熱秋無白露冬無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歲苦寒月飲氷卧霰苦蹤跼角骨凍傷鱗甲縮馴犀死蠻兒啼向闕再三顏色低奏乞生歸本國去恐身凍死似馴犀君不見建中初馴象生還放林邑君不見貞元末馴犀凍死蠻兒泣所嗟建中異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贊 晉郭璞犀贊曰犀之爲狀形兼牛豕力無不傾吻

無不靡以賄嬰災因乎角椅

原 序 晉傅咸犀鈎銘序曰世稱駭鷄之犀聞之父常侍曰犀之美者有光鷄見影而驚故曰駭鷄有以此鈎見遺者乃爲之銘

象一

原 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之精散爲象變江淮之桐斬伐無度則瑤光不明　許慎說文曰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

箋 本草集解曰象出交廣雲南及西域諸國有灰白二色形體擁腫面目醜陋大者身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許肉倍數牛目纔若豕四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行則先移左足卧則以臂著地其頭不能俯其頸不能回其耳下觶其鼻大如臂下垂至地鼻端甚深可以開合中有小肉爪能拾針芥食物飲水皆以鼻卷入口一身之力皆在於鼻故傷之則死耳後有穴薄如鼓皮刺之亦死口內有食齒兩吻出兩牙夾鼻雄者長六七尺雌者纔尺餘耳交牝則在水中以胸相帖與諸獸不同古訓云五歲始產六十年骨方足　翻譯曰象一名那先　韓子曰象之大者謂之豫賈侍中云不害於物

原 吳錄地理志曰九眞郡麊縣多象生山

中郡內及日南饒之　大宛傳曰身毒國其人乘象以戰　增山海經曰禱過之山多象　原又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增酉陽雜俎曰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㑹牝三十餘牝者牙纔二尺迭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牝象死共穵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樵　嶺表錄異曰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堪作炙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國多白象瑞應圖曰王者自養有道則白象至負不死藥來　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爲用則白象至虞衡志佛書云白象又云六牙今無　有　又曰交阯出象處曰象山山有石室惟通一路因圍皆石壁先置芻豆於中驅一馴雌入焉布甘蔗於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以歸石室隨以巨石窒門象飢人緣以飼之益狎則鞭之少馴則騎而制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爲立名字呼之則應牧者謂之象奴　又曰羣象雖多不足畏惟獨象最可畏蓋孤象者敗羣之物不容於羣象蘊毒無所發故尤可畏也　埤雅曰服馴巨象以小斧刃斷之其金瘡見星日則合　又曰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用而不以言故天之象與獸之

象同字　又曰象身具十二肖物惟鼻是其本肉　原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
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鼻爲
口役望頭若尾　增　韻府曰象被逼將死以牙觸石折
之以牙爲身害也　石　左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　增
眞蠟風土記曰象牙殺取者上也自死者次之蛻於山
中多年者下矣或謂一歲一換者非也　本草發明曰
世人知然犀可見水怪而不知沉象可驅水怪按周禮
壺涿氏掌水蟲欲殺其神者以樟木貫象齒而沉之則
其神死而淵爲陵注云樟木山榆也以象齒作十字貫

於木而沉之則龍罔象之類死也又陶貞白云凡夏月
合藥宜置象牙於傍合丹竈以象牙夾竈得雷聲乃能
發光觀此則象之辟邪又不止於驅怪而已也　南人
言象尤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伺之有羣象過則爲
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則潛
下刺殺之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
其肉令人體重　寰宇記曰象被傷則羣黨相扶將去
向南跪拜鳴三匝以木覆之　視聽抄曰象性嗜酒聞
酒香輒破屋壁入飲之獨畏煙火光用長竿接茅把於
其杪望見其來共然火把持竿以指之即去隨之三數

里方敢回恐其復來也眼惡蠅蚋有日色則不出　草木子曰象行能別虛實稍虛輒不肯過故帝王鹵簿以爲前導　談苑曰象耳中有油出謂之山性發往往奔逸傷人牧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縻之　安南志曰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鬬人人登樹取衣挂樹枝緣他樹而走象見衣以爲人存以鼻汲水灌樹及枝倒不見人怒蹋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而死肉麗連皮煑易爛牙笋足掌肉稍佳　原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髦象之約高誘曰髦象肉之美者　增韓子曰人希見生象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象二

增帝王世紀曰禹葬會稽祠下有羣象耕田　原孟子曰周公驅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增豫章記曰仙人王子喬駕白象游於高安之荷山其象化爲石　漢書曰武帝時南海獻馴象　原萬歲曆成帝咸康六年林邑王獻象一知跪拜御者使之則從　博物志曰昔日南有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者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輒流涕焉若有哀狀　法顯記曰迦維羅衛國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

國名藍莫此國王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太息悲感即捨大戒還作沙彌自挽水平治處所使得潔淨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盤況少而雄桀聞山林有大象輒生捕取之教習乘騎諸國聞而服之　吳志曰賀齊爲新都郡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百獸率舞非君而誰　江表傳曰孫權遣使詣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測其理鄧

王沖尚幼乃曰置象大船上刻其所至秤物以載之校可知也太祖大悅　又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象牙犀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敷付之　又曰蜀將諸葛亮討賊還成都孫權遣勞問之送馴象二頭於劉禪　拾遺記曰魏文帝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任城王曹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　晉諸公贊曰晉時南越致馴象於臯澤中養之爲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祝之而殺象垂鼻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益於事悉送還越　異苑曰

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有齒以焚其身後必爲人所殺茂永昌中爲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　晉南史曰沈攸之爲荆州刺史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　伽藍記曰元魏永平二年乾羅國獻白象背施五綵屏風七寶坐床容數人眞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墻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令徙於永橋南道象坊　三國典略曰周軍逼江陵梁人出戰梁以二象被之以甲束刃於鼻令

奔命奴馳之以戰楊忠射之象反走　北史曰隋文帝遣大將劉方等擊林邑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與戰僞北梵志逐之其象陷軍遂亂方大破之　唐書曰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有大象者弭災患力兼十象彊制百人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兵迎取以獻之上謂侍臣曰朕安用奇象令其遠獻乃勞其使而遣之　又曰自永徽以來文單國累獻馴象凡三十有二皆豢於禁中頗有善舞者以備元會充庭之飾及德宗即位悉放於荆山之陽

又曰驃國王宮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對象跽自咎其王近適則舁以金繩床遠適則乘象　又曰南蠻環王衛兵五千戰乘象率象千馬四百分前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

西域記曰有一僧行遇羣象上樹避之象隨倒樹負之至林中有一病象足瘡而卧引沙門手至所苦處乃竹刺沙門爲拔去之裂裳與裹俄頃一象持金函授病象病象轉授沙門發視之乃佛牙也　類苑曰宋淳化中上苑一象斃太宗命取膽不獲徐鉉曰當在前左足果得之問其故鉉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春故知之酉陽雜俎象膽隨四時在四足春前左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如龜無定位　癸辛雜志曰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使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隨帖耳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象三

原藏牙　役鼻沈懷遠南越志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不爾窮其主得乃已也　萬震南州異物志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豨鼻爲口役馴良承教聽言則晚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　泣子　哀雌蔣子萬機論曰莊周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周婦死而歌曰通性命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　焚身燧尾上詳象一左傳同舟王使教燧象奔吳師杜預曰燒燧火繫象尾使吳師驚却之　天竺戰　左傳曰吳伐楚鍼尹固與王下詳象二博物志　蒼梧耕范蔚宗後漢書東離國治陟奇城在天竺東南

三千餘里大國也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皇甫謐帝王世紀舜葬蒼梧萬震南州異物志下有羣象常爲之耕

身倍數牛　目不踰豕　象身倍數牛鼻長六七尺大如臂其所食物皆以取之下詳郭璞贊象一爾雅下詳象一春秋運斗樞

南方之美　瑤光之精上詳

行孕　出骼文白象行孕垂耳象出骼

巴蛇吞象　師子擊楚辭曰巴蛇吞象蛇大若何下詳師子

刻舟稱　垂鼻泣魏太祖欲知象輕重而不可稱少子蒼舒曰置象於舟刻其水痕而以土實則知其數也下詳象二諸公贊

孔阜孔碩　既閑既佶　身毒之戰　昆陽之陣上詳象一大宛傳王莽與世祖戰昆陽驅羣象明皇雜錄明皇每賜酺御樓引大象犀牛或拜或舞動音律及西幸蜀祿山驅掠舞馬舞象盡入洛陽一日人設聲樂幽燕戎王蓍胡酋長多未之見因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瞠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慙怒盡坑殺之

大客　伽那　興苑始興郡陽山縣人行田遇象以鼻卷之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載人入一紆曲地以鼻掘長牙數條送還本處本境苗稼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大客因語曰我田稼在此常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見侵便覺蹶躓如有馴解於是一境絕無其患北戶錄梁翔法師曰象一名伽那

感雷　識水　字說象感雷莫之爲而文生必因雷聲又曰象性識水能浮水出沒

吐丹　化石　紀異錄道士李終南以玉象子如拳許與李德裕曰以丹砂置象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乃可服又出一金象云與玉爲偶贊皇服之頗面愈少乃求採姝異數百人後南遷逢道士怒索象公不與至鱷魚潭二象自船飛出光燄燭天公尋卒　山川紀異河南府有象莊舊傳漢時西域僧以象馱經至洛陽化爲石今石象猶有

合節奏　知曲直　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使致遠如中夏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於百花樓樓前入舞象曲動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首錦繡垂身

隨拍騰蹋動頭搖尾皆合節奏 朝野僉載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鬬訟者行立而聽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倅矣莫敢競者

添跡

柳宗元詩 野象埋牙山腹雨餘添象跡 元稹詩 詩赤手縛象犀

埋牙

韓愈詩 奇毛覩 奇毛覩象犀 王安石

赤手縛

象四

原 蹈土若耕 論衡象耕虛也蒼頡土若耕 牛馬

馴象

增 香象渡 內典同在佛所聞說一味之法然所証各有淺深譬兔馬象三獸渡河兔渡則浮馬渡及半唯大香象徹底截流有異耳

任重若馬

雲南象負重致遠若

奇獸

越童鈎

范至能虞衡志凡制象必以鈎象奴正跨其頸以鐵鈎鈎其頭欲其左鈎頭之右欲右鈎左欲却鈎額欲前不鈎欲其跪伏以鈎正按其腦按之痛則號鳴其行列之齊皆有鈎以前却左右之其形雖大而不勝痛故人得以數仞之鈎馴馬馴之久者象奴李則低頭跽前左膝人蹈之以登則奮而起行

不畜淫子

說文象性有別不畜淫子 山經象性妬不畜淫子

必泣子皮

酉陽雜俎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

青象

北戶錄凡象白者西天有之又供御陀國有青象

鬬象

後魏書乾陀國好征戰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持刀

摸象

僧順法師三破論或有二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簸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得全象之實說泥洹是死眞摸象之一盲矣

犧象

左傳犧象不出門

象鞋

宋莘深窺方容其足中植大錐其末上向如今唾盂而加峻密密埋於其往來之所以草覆之儻投足木上必滑下窺中其既著錐洞貫其足不能自拔即仆負其痛不能食展轉謂之著鞋然猶能以牙傷人人未敢近數日後稍困則衆鎗攢殺之而分其肉留其皮趁濕切作條絣乾連枷等用

象帶

象蹄底似犀可作帶

象邸

周禮皮弁玉璂象邸

象路

周禮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象籠

西京雜記漢制

天子以象牙爲火籠　象揥詩佩其象揥注揥所以摘髮以象爲之貴者之飾也

象五

增詩唐李嶠象詩曰鬱林開郡畢維揚作貢初萬推方演楚惠子正焚書執燧奔吳戰量舟入魏墟六牙行致遠千葉奉高車

增賦唐人馴象賦曰乘之便習或訛或立動高足以巍峩引脩鼻而噓吸塵隨蹤而忽起水將飲而迴入牙櫛比而槮槮眼星翻而熠熠驅之則百獸風馳翫之則萬夫雲集　杜洩馴象賦曰維彼馴象產乎南夷其形大也因地而受氣其性順也從心之所資食豐草於幽巖之麓飲清流於長江之潯不忌於人如得其時　獨孤授放馴象賦曰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惜乎焚軀知拜跪兮則有謝渥恩兮豈無復得顧侶求羣跨川登陸食豐草以垂皐出平林而瞠目

原贊晉郭璞贊曰象實魁梧體巨貌詭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頭至尾動若丘徙

增文唐常衮賀文丹國獻白象表曰黃帔飾冠白鐺玩耳伏柔羣象牽置闕前低回馴擾稽顙屈膝隨萬國而來庭與百獸而率舞

兕一

原 爾雅曰兕似牛一角肉重十斤　說文曰兕似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爲鎧　嶓冢之山其獸多兕　增 山海經曰禱過之山其下多犀兕　交州記曰兕有一角長二尺餘形如馬鞭柄　本草集解曰牸是雌犀文理膩細斑白分明俗謂之斑犀　本草釋名爾雅翼云兕與牸字音相近猶毅之爲犄也大抵犀兕是一物古人多言兕後人多言犀北音多言兕南音多言犀爲不同耳　原 毛詩曰酌彼兕觥　論衡曰太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帥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夫倉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令汝急度　戰國策曰楚王游於雲夢有狂兕忽至王彎弓而射之應發而殪仰天而歎曰樂矣今日之游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　增 呂覽曰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刼王而奪之王命立誅之左右諫乃止未三月子培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驚懼而爭之故欲王持千歲之壽也伏罪而死王令人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說苑作射科雉

兕二

原 殪弓 出柙 詩率彼曠野旣張我弓殪此大兕周宣時下詳虎 投角 觸

縞老善攝生者兕無所投角文若弃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 觸蹙 增 蠶蠶

西都賦狂兕觸蹙盧肇海潮賦驅貔虎與兕象呀偃蹇而矍鑠忽劃樂而蠶蠶 雷咆 山

吼郭璞江賦水兕雷咆乎陽侯杜甫詩雲霧埋山蒼兕吼

兕三

原 不遇 老子陸行不遇兕虎 不避 莊陸行不避兕虎獵夫之勇 增 伏兕 淮南子兩虎不鬬於伏兕之旁 水兕 五代史占城水兕 白兕 唐六典白兕爲上瑞 彈

兕 楚辭君王親發弓彈青兕 兕觥 詩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兕善抵觸酒能發人之剛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以兕角爲罰爵以示戒也 兕甲 晉語叔向曰昔我先君唐叔射兕於徠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 却走 李白大獵賦施却走 寒叫 杜甫詩山寒青兕叫 幕前 杜甫詩暮前致生致九青兕 東南有 陸龜蒙詩東南有狂兕獵者西北矢利麾白冥冥獨此清夜

兕四

原 贊 晉郭璞山海圖贊曰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獬廌一

增 獬廌 廣韻作豸 同 獬豸 同 一名解東 酉陽雜俎曰開元二十一年富平縣產一角神羊肉角當頂白毛上捧議者以爲獬豸

獬廌二

原 奇獸 神羊 說文獬豸神奇之獸一名任法狀如羊古者決訟令之以觸不直黃帝時有遺者帝問何食飲曰食薦春夏處水澤飲曰食薦春夏處水澤 觸邪 識罪 神異秋冬處松柏 輿服志獬豸神羊也經獬廌性忠而邪則觸之困則未止故立獄皆東北依論衡獬廌一角羊也青色四所在也東北荒之獸也 足或曰似熊能知曲直性識有罪獄疑者令羊觸之皐陶敬羊疑事也 類林獬廌見不直者觸之 也其奸惡不同故君子以獬豸為冠 銘笏 魏徵笏銘獬廌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

獬廌三

原 毛為帳 田俅子堯時有獬廌鎮其毛為帝帳 不識字 武后時侍御史侯思止以告密進用高元禮教之曰如問君不識字宜對以獬豸不識字而能觸邪思止以對后大悅

熊一 羆 附

原 說文曰熊獸似豕山居春出冬蟄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異苑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則合穴自死人欲捕者便令一人卧其藏內餘伴執仗隱在崖側熊輒共輿出人不致傷損傷人仍得騁其矛又有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為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注 本草釋名曰熊者雄也熊字篆文象形俗呼熊為猪熊羆為人熊各因形似以為別也在陸曰熊在水曰能即鯀所化者故熊字

從能 原抱朴子曰玉策記稱熊壽五百歲則能化本草經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温無毒止風痺 增又曰其脂燃燈煙損人眼令失光明 齊東野語曰熊膽善辟塵試之以淨水一器塵蔽其上投膽米許則凝塵豁然而開也 酉陽雜俎曰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亦有兩種猪熊其形似猪馬熊其形似馬 瑣碎録曰熊食少許鹽即宛轉而死胡孫亦然 穆天子傳曰春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熊羆瑞獸也 宋書曰赤熊佞人遠姦猾息則入國 原毛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熊二

增纏子曰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厨人 原六韜曰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於紂 周書曰成王時不屠國獻青熊 左傳曰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遂使婦人載以過朝 又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

之祀乎韓子祀夏晉侯有間　史記曰趙簡子病不知人五日寤而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攫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後有當道者曰帝令主君滅二卿熊其祖也

增　西京雜記曰廣陵王胥於文帝劉圖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熊莫不絕脰　漢五行志曰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卒不寤

原　漢書曰孝元帝馮昭儀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出圈攀檻欲上殿昭儀乃當熊而立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汝何故前當昭儀對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耳帝咨歎以此倍敬重之　東觀漢記曰安帝永和九年永昌獻象牙熊子　建武故事曰咸和七年左右啓以米飴熊上曰此無益而費於穀且是惡獸所不宜畜使遣打殺以肉賜左右直人　續搜神記曰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虎忽墮一坎窅然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一大熊來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己良久出藏得果栗分與諸子未後作一分以著此人前人飢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每旦覓食果還輒分此人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每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

熊母尋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　異苑曰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入山經月不還其兒根生尋覓不見秀蹲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何故答曰天譴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形盡爲熊矣　宋書曰元嘉二十年白熊見新安歙縣太守劉元度以獻　宣室志曰張鋋夜次巴西巴西侯請見置酒邀六雄將軍至黑衣其狀貌然天將曉鋋悸寤見巨熊臥於前所謂六雄將軍也　酉陽雜俎曰唐高宗時伽毘葉國獻天鐵熊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能擒白象師子　熊羆貔三種一類也如豕色黑者熊也大而色黃白者羆也小而色黃赤者貔也建平人呼貔爲赤熊陸璣謂羆爲黃熊是矣　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注曰羆似熊而長頭似馬有髦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熊陸璣曰有黃羆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美　埤雅曰羆縱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秋冬則有春夏則亡一說羆有黃赤二種披髮人立絕有力者　爾雅翼曰獵者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尤猛而甚害人　唐柳宗元羆說曰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　宋陳師道羆說曰晉

人大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鷙而力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彊有力也犬弱而健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而後羆不能搏也行不數十里羆敗而伏犬更前而殺之獸之鷙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豕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而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羣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羆之謂矣　載記曰苻健母姜氏夢大羆而孕

熊三

原 帝師之兆　男子之祥 周文王卜獵曰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乃太公呂望也下 詩熊一 毛詩 食蟠　碎掌 楚太子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蟠而死不聽乃縊死注熊蟠

難熟莫外救也七啓曰北熊碎掌　狀似越椒　夢入晉寢 傳楚司馬子越椒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下詳熊二左傳

增 蔽泥　能火 西京雜記賢師得天帝馬以綠地五巴錦爲蔽泥後稍以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宋紹興已西永嘉有熊自南溪至江渡到城下碎曰熊於字爲能大宜慎之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蜀州治存焉

覽屏　置櫃 項語晉平公夢見赤熊覽屏而病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於顓項自沒深淵其色赤狀如熊常爲天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堂下邦人駭見門逆臣憂見庭則無傷寇疾門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虐公如其言而酉陽雜俎寧王常獵於鄠縣羃草中得一櫃發之乃一少女也自言姓莫氏莊居昨夜賊刼某至此賊中二人是僧王命載以後乘時方獲一生熊置櫃中如舊瑣之時上方求極色王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賃居作法事惟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腷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大笑

書報寧王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

設席爲冠 周官田獵則設熊席以莅衆尚毅也亦以其温傳曰居則狐裘坐則熊席 南蠻東 和丸試 謝蠻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烏熊皮 賦六帖柳仲郢母韓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 金史施宜生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人

咆深林守翠微 熊羆咆深林守翠微並杜甫詩

熊四

原 蟄獸 熊羆之屬周禮云云 逸才 司馬相如讀獵書一旦遇逸才之獸 赤熊 孝經 扶神勢曰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有赤熊見 黃熊 周書王會成王時東胡獻黃熊 黝熊蚺 蛟上天念反下七壋反靈光殿賦云黝熊蚺蛟以斷斷蛟却負載而蹲蹲齊首目以瞠盼徒脈而彌彌蚺蛟視貌 如熊如羆 武王誓師 增 熊經 埤雅熊如舉目引氣謂之熊經莊子熊經鳥伸是也 熊館 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蹤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卧迷失道路矣 熊侯 周官大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蓋諸侯伏猛下王德一等故共所射共熊豹之侯也 熊旗 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也象西方白虎之數故斿六

向我啼 杜甫詩青兕黃熊向我啼

深叢見 杜甫詩深叢見羆

熊五

增 詩 唐李嶠熊詩曰導洛宜陽右乘春別館前昭儀忠漢日太傅翊周年列射三侯滿興師七步旋莫言舒紫褥猶異飲清泉

原 啓 梁劉孝威謝熊啓曰竊以館有射熊之名臺無走狗之號上林絶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突出羽川來攀御檻光踰厚璧殆獲朱公之價色麗燭銀將堪

穆王之寶

鹿一

原 爾雅曰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迹速絶有力麛音肩又曰麠大麋牛尾一角麈大麞旄毛狗足旄毛尾麞長也 說文曰麈或作麖或作麞 注 又曰麈大鹿也 本草集解曰鹿馬身羊尾頭側而長高脚而行速牡者有角夏至則解大如小馬黄質白斑俗稱馬鹿牝者無角小而無斑毛雜黄白色俗稱麀鹿孕六月而生子鹿性淫一牡常交數牝謂之聚麀性喜食龜能別良草食則相呼行則同旅居則環角外向以防害卧則口朝尾閤以通督脈沈存中筆談北方有駝鹿極大而色蒼黄無斑角大而有文堅瑩如玉 本草釋名曰鹿字篆文象其頭角身足之形斑龍名出澹寮方按乾寧記云鹿與游龍相戲必生異角則鹿得稱龍或以此與梵書謂之密利迦羅 仙釋書曰鹿一名伊尼 原 春秋運斗樞曰瑶光散爲鹿江淮不祠則瑶光不明羣生鹿 衡波傳曰鹿生三年其角自墮 注 山谷曰鹿性驚烈多別良草但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苨也 鹿至春羸瘦蓋因游牝多也及夏惟食菖蒲一味即肥 原 春秋命歷

序曰皇神駕六飛鹿化三百歲　抱朴子曰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增述異記曰鹿千歲則蒼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黑　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鹿見　瑞應圖曰夫鹿者純善之獸王者孝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　又曰王者承先聖法度無所遺失則白鹿來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北海輸白鹿　增舊說鹿者仙獸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　原范蔚宗後漢書西夷傳曰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艸華陽國志云此鹿出雲南郡雄蒼山　增博物志曰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爲蔡茂是兩頭鹿名也永昌有之其腹中胎常以四月取可以治蛇虺毒　盛弘之荊州記曰武陵郡雲陽山點蒼山產兩頭獸似鹿前後有頭一頭食一頭行山人時或見之　酉陽雜俎曰雙頭鹿矢名耶希夷人謂鹿爲耶屎爲希按唐韻屎字又音希即此義也　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千　扶南國以鹿駕車其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又回鶻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　原史記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以爲幣薦璧然後得行　毛詩

曰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又曰鹿鳴宴嘉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增淮南子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晏子曰鹿生於山命懸於廚

原韓子曰夫馬似鹿者千金　增劉子曰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鹿二

原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黃金之鹿　又曰天子射鹿于林中

增又山天子西升于黎丘之陽過井公博乃駕鹿游乎山上　又曰天子征于菹臺獵菹之獸於是有白鹿一迕乘而逆天子乘渠黃之乘焉　原瀨鄉記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　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言馬以阿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　增爾雅曰古稱馬似鹿今荆楚之地其鹿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以是知趙高指鹿爲馬蓋以類耳　原東方朔傳曰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故

當死者三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　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徐沔得白鹿高丈九尺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三年白鹿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潁川上言白鹿見　魏略曰成公英先隨韓約後降太祖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公前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　又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鹿十九見　魏志曰文帝獵失鹿帝大怒據胡床拔刀收吏將欲斬之蘇則諫乃止

魏末傳曰初明帝爲平原王王母甄后妒文帝殺之故不立爲太子常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意定矣　晉起居注曰太元十六年豫章太守范甯獻白鹿一頭二十年荊州送白鹿晉朝白鹿數見諸郡　列仙傳曰蘇耽與衆兒俱戲獵常騎鹿鹿形如常鹿遇險絶之處皆能超越衆兒問曰何得此鹿騎而異常鹿耶答曰龍也　神仙傳曰魯女生者餌朮絶穀入華山後故人遇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　又曰沈義道嘗於

路逢白鹿車一乘龍車一乘從數十人騎迎義道　廣州先賢傳曰丁茂字仲慮交阯人也至孝母終負土治冢列植松柏白鹿游乎左右　續又曰唐頌字德雅喪禺人遭喪六年廬於墓次白鹿拾食冢邊　原三輔決録曰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　續晉書曰石勒微時嘗傭於臨水爲游軍所囚會有羣鹿從旁過軍人共逐之勒乃獲免俄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耳　述異記曰餘干縣有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刻字在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獻　宋書曰晉咸和四年長沙郡邏吏黄光於南郡道遇白鹿驅之不去直來就光光遂抱取奉獻　晉中興書曰陶淡侃之孫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與之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　搜神後記曰淮南陳氏於田種豆忽有二女姿色甚美著紫襭襦青裾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挂一銅鏡鏡中見二鹿以刀斫獲之以爲脯　浙江志曰嵊縣剡山一名鹿胎山昔有獵士陳惠度射鹿此山鹿孕而傷既產以舌舐子乾而母死惠度遂投寺爲僧後鹿死處生草名鹿胎草　蕭廣濟孝子傳曰伍

襲字世公丁父憂廬側有一鹿每襲哭輒遶墳而悲鳴

南史曰會稽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谷中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療愈然後去　梁京寺記曰天監中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爲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泪以爲不祥鹿懷一麑尋當產育就庖哀切同被刳割因患疾乃深自悔責舍宅爲伽藍小莊嚴寺是也

唐書曰褚無量母喪廬於墓有手植松柏鹿常犯之無量泣曰山中草木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羣鹿近廬悉馴狎不復侵害　會昌解頤曰明皇幸温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爲昭應縣會昌新豐也　宋高僧傳曰唐京師安國寺釋元康先居山野見一鹿角分八岐厥形絶異撫而馴伏遂豢養之以三論之文荷之於背又以小軸係之於尾曳入上都意爲戲弄人皆駭觀焉　唐會要曰貞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鹿上曰士幹致白鹿還之彼當慚懼留之遠近復獻竟不視放於苑中　遼史曰遼法麌岐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爲鹿鳴者呼一麌至命耶律夷臘葛射應弦而踣上大悅　又曰車駕獵赤山適奔鹿奮角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蹕耶律斡獵以身當之鹿觸而顛

鹿三

原四駕　六飛越絕曰越王句踐有寶劍薛燭曰是巨闕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中有四駕白鹿而過者奔車驚下詳鹿　三角　七星劉敬叔異苑鄱陽樂安彭曾射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而其祖名字鄉居年月存焉上詳鹿二古今注楚詞飛鳥號其羣今鹿鳴求其友遂獸射獵　求友　鳴麑把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魏文帝短歌呦呦游鹿銜草鳴麑翩翩飛鳥挾子巢樓　黃衣　紫纁劉義慶幽明錄陳郡謝鯤常在一亭中宿此亭從來殺人夜四更末有一黃衣呼幼輿可開戶鯤令伸臂於窗中於是授臂鯤即極力而牽之臂便脫乃還去明日看乃鹿臂尋血遂取獲焉下詳鹿二搜神後記　齊逐　戎椅韓詩外傳齊景公逐白鹿至畝丘見封人曰使吾君壽金玉是賤百姓是寶公曰善左傳臣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椅之　賜百金　壽千歲管子桓公問管子楚之強國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公何對曰公貴買其鹿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萬求生鹿於楚人楚人釋其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人賈曰為致生鹿賜子金百斤什至金千斤下詳鹿　老子乘　王母使上詳鹿二抱朴子　孫柔之瑞應圖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白環之休符有金方也　擇音走險左傳古人有言齊死不擇險急何能擇　無虞　不鬬易曰即鹿無虞鹿有角不能鬬　擾墓　踞墳皇甫山逸士傳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母喪盡哀墓側白鹿乃馴擾其墓下詳鹿二蕭廣濟孝子傳　觸寇　宴賓優角諫始皇曰蠶之毛詩下詳　解角　銜哺月令夏至之日鹿角解孝子傳杜牙至孝一鹿銜哺之及牙卒乃掘地埋之　居澤　充庖居澤母卒傭力營墳結茅墓側牙病嘗有不以鹿豕為禮　羅氏致　中原逐大羅氏致鹿中原逐鹿未知鹿死誰手喻爭天下　藏湟中　死樹下莊子鄭人薪於野遇駭鹿斃之恐人見也藏之湟中覆之以蕉俄而

遺失遂以爲夢　鹿觸許孜二親墓松孜泣曰不念我乎明日鹿死所犯樹下

六月生　千歲白　家語四九三十六六爲律鹿至六月生

猛獸致　隱士養　晉郭文爲猛獸探去口中横骨明旦猛獸致一鹿於文室前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若須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不爾聞者皆歎之

晉陶淡字處靜隱士也常養一白鹿以自娛詳鹿二

攸伏　與游　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　霊與鹿豕游

或騰或倚　食蒿食芩　劉安招隱白鹿麤麤兮或騰或倚詩

麌麌　跂跂　麌鹿麌麌　跂跂奔雉足跂跂並毛詩

牲牲

濯濯　瞻彼中林　濯濯牲牲其鹿

侯侯　儦儦　喜林故林屬於山爲林獸也　清異錄華

林獸　角仙　卑雅鹿性爲籠其字從鹿麤者鹿之所在也鹿十角牙脣峻不哀呼曰角曰仙

仙客　人形　唐明皇於芙蓉園得一白鹿山人王昊曰此漢時鹿也上命左右周視於角際雪毛中得一銅牌刻之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目之曰仙客　又抱朴子昔張盍翰及孺甯成二人並精思

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人著黄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深於是二人顧視於鏡乃見是鹿也因問曰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也言絶即逐其鹿而走去

人語　簧聲　金陵志開寶七年金陵苑囿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鬬敵苑囿亦廢北夢拘我明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鬬敵苑囿亦廢北夢瑣言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鳥腔骨爲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鹿鹿聲則麌鹿畢集蓋爲牝聲所誘人得彀矢而注之

貫環　得珠　酉陽雜俎朝瑜爲號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朱克融獵得一鹿鹿瞻中得珠如彈丸黑色初軟後硬硬如石光明融以爲已瑞或問麻安石曰是何祥也安石曰以意推之鹿者祿也鹿死是祿盡也珠初軟後硬是祿盡珠變也是年五月帳下軍亂而克融全家被殺

夢皮　梁吉士瞻夢得鹿皮十一領曰鹿者祿也吾當居逐跡十一祿乎時所莅已九及除秦涼二州刺史遂終

於此　黃列子者嘗游獵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逐跡尋穴遇神芝服而得仙

銜花　明皇時野鹿銜去牡丹後有祿山之禍

注酒　酒中淵曰號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於半空筵宴使人從梁上注酒於腸中結其端欲飲則解開流於盞中號洞天聖酒將軍

蛇吞　金史章宗明昌五年獵於豁赤火一角乃止

箭貫　山川記蚺蛇吞鹿至箭貫雙鹿是日獲鹿二百二十賜扈從官有差

犯樹　南史孫法宗每屬鹿觸網必償錢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瘡夜有女人至云我是天使來相謝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

放麑　孟孫獵得麑使人隨之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子傅曰夫不忍於麑又且忍吾子乎故云放麑違命推其仁可以托國

射母　宣驗記吳唐春日將兒出射獵驚還悲鳴唐伏於草中致麑淨地鹿母復來唐又射其母應弦而倒至前塲又逢一鹿上弩將射忽箭發反激其子唐擲弩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唐驚聽不知所在

懷符　古今注漢明帝時七星鹿出荊州江陵兩角之間有道家七星符

投書　范椿詩山田鹿下投書去

隨車　漢書鄭弘白鹿隨車弘怪問主簿黃國賀曰三公車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後果為太尉

入畫　宋崇寧間秘閣有李贊華畫千角鹿圖贊華遼東丹王歸唐者

角蒼　韋應物詩張籍詩雙角茭茭尾促促

尾促　上晁五老勢相連此鹿來從若個邊別有野麋人不見一生長飲白雲泉

飲泉　杜甫詩號山無定鹿貫鳥詩條峰

兩頭　千角

鹿四

原　游姑蘇子胥曰吾見麋鹿游姑蘇臺言吳亡也

游上林　古詩白鹿游上林

增　鹿市　圖經蜀郡顧磨山有穴如磨之口故名高七百二十丈崖巖直峭有平地百餘步坦然方正諸山之鹿一日一聚

鹿洞　唐李渤與兄涉俱隱廬山嘗養一白鹿名其山為白鹿洞其中號曰鹿市

鹿王　震澤事苑楚王獵於震澤遇羣鹿約千餘王令諸車張網翼驅羣鹿入一大谷中谷無他道王

將令弓弩並發，期盡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至王前跽而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者與其族類盡困於此谷中，大王如盡取之，則我族絕滅無遺類矣。願大王憫而釋之。願自今日日獻一鹿，則大王可長享，而我等不至殲絕也。王異之，遂命開道縱之。大鹿遂跳躍以往，鳴以呼其羣，整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僅三年，王崩，遂止。山傍人奇其事，為立廟，為鹿王廟。

鹿王廟

鹿仙　辛孟年七十與麋鹿同羣，人稱鹿仙。

鹿孃　述異記：眞山在毘陵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一女，在地，既長，與凡女有異，遂為女冠。梁武帝為別立一觀，號曰鹿孃。

黑鹿　漢成帝時，中山人得黑鹿，烹之，骨皆黑色。仙者說：黑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

赤鹿　寰宇記：張掖南山一名天山，一名雪山。赤鹿足短而形大，如牛，肉千斤。

神鹿　金樓子：夏禹之時，神鹿行於河水，六頭見人不驚。毛斑如畫。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彊之獵者。隆崖元都觀老鹿將有客來，輒折左足。

鳴鹿　夜鳴道士每候之無失。

雨鹿　漢成帝末年宮中雨，蒼鹿殺食之，味甚美。

瘞鹿　六帖：韋詵休沐日登樓見人軍裝寬居，也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妻以女。

銀鹿　吳越王錢鏐年三十無子，納妾生弘俶，夫人慈愛如一。嘗置銀鹿帳前，坐諸兒於上，弄之。又顏魯公家僮名銀鹿。

野鹿　鑑上古民如野鹿。

雪色鹿瘦垂銅牌　杜甫詩：射殺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

銅牌津陽門詩長生

鹿五

原詩古詩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腊之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得烹煮之。

唐李嶠鹿詩曰：涿野聞中冀，秦原闢帝畿。柰花開舊苑，苹葉靄前詩。道士乘仙日，先生折角時。方懷丈夫志，抗首別

心期　韋應物虞獲子鹿詩序虞獲子鹿憫園鹿也遭
虞之機張見畜於人不得遂其天性焉詩曰虞獲子鹿
畜之城陬園有美草池有清流但見蹶蹶亦聞呦呦誰
知其思巖谷云游　又述園鹿詩曰野性本難畜翫習
亦逾年麑斑始力直麑角已蒼然仰首嚼園柳俯身飲
清泉見人若閑暇蹶起忽低騫茲獸有高貌凡類寧比
肩不得游山澤跼促誠可憐　施肩吾山中翫白鹿詩
曰繞洞尋花日易銷人間無路得相招呦呦白鹿毛如
雪蹋在桃花過石橋　皮日休鹿亭詩曰鹿羣多此住
因構白雲楣待侶傍花久引麛穿竹遲經時踣玉澗盡

曰嗅金芝爲在石窗下成仙不自知　宋歐陽修馴鹿
詩曰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柵慚愧主人恩自非殺身
難報德主人施恩不待報哀爾胡爲網羅獲南山藹藹
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吹
百草香飲泉嚙草當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户　蘇軾仙
都山鹿詩曰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
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聞
有游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客去
人無恐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青艸無行迹　蘇轍
白鹿詩曰白鹿何年養驚猜未肯馴軒除非木性飲食

彊依人列影氷浮水飛毛雪灑塵獨游應已倦忽見乍
凝神野色明幽步煙蕪薦臥身異姿人共愛清意爾誰
親日暖山苗熟風微澗草春何緣解韁縶奔放任天眞

增 賦 漢公孫詭文鹿賦曰鹿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
葉懷我德聲質如緗縟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詩
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

原 唐虞世南白鹿賦
曰惟皇王之盛烈表帝德之休符有金方之瑞獸乃曜
質於名都既馴洽於郊甸亦騰倚於山隅素毳呈彩霜
毫應圖宴嘉賓於雅什偶仙客於天衢故能著美祥瑞
流名典謨

增 呂溫由鹿賦曰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
曰由鹿俾陷其類涼秋八月爽景清氣羈致山阿縻於
蹊遂設伏以待翳叢而伺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慕
侶豈云貪餌呦呦和鳴麌麌狎至彼泯慮於猜信此無
情於誠偽孰是倉卒禍發所忽望林巒兮非遠顧町疃
兮未滅風號澤而北迅日掩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畔
叫饑麛於澗月

原 頌 吳薛綜白鹿頌曰皎皎白鹿體質馴良其質皓曜
如鴻如霜

原 序 晉袁山松白鹿詩序曰荊門山臨江皆絶壁峭峙
壁立百餘丈豆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

泅過江行人見之乘力競逐謂至山下必得鹿忽然若飛超岡而去於今此壁謂之白鹿

原 表魏曹植獵表曰於七月伏鹿鳴麀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獵樂之時 晉殷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清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注 唐令狐楚賀白鹿表曰懿此異獸挺茲奇表在嶠山之側宛是隨仙來魏闕之前如將率舞

原 戠宋孝武帝在彭城參依慶獲白鹿戠曰伏承獲白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

麋一

原 麗龜 解角左傳晉鮑癸以獻癸癸乃止 月令仲冬麋角解

注 喜音 善迷陸佃云麋喜音聲 白虎通熊爲獸巧猛麋爲獸迷惑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 觸犀 狎犬太淵經童麋觸犀 柳宗元文臨江之人畋得麋麋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目怒共殺食 負子 觸寇泰州志海陵沿海洲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掐上蘆葦無際羣麋麋馬大迅走人欲捕之雖麋不獲蓋常兩兩並負其子而行史記始皇欲太苑囿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中寇從東方來使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乃止

麋二

原 蒙虎皮史若使澤中之麋蒙虎皮人攻必虎也 乞麋角北齊河間守崔謀特弟暹

勢從李繪乞麋角翎羽繪答書曰翎有六羽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澤下官手足遲鈍不能追飛捉走以事佞人

滎澤見六 傳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滎澤見六麋錡射以獻黨黨乃不逐也

逢澤有介 傳逆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文帝將受禪有白麋見

瑞 魏略

多 注麋多則害五穀

陰獸

潛澤獸 傳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

點獸 楚策山澤之獸無點於麋麋知獵者張網陽而隕角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

跡纏 埤雅麋性迷惑故跡纏其跡纏而不解

脩角 文粹招北客文曰巨麋如牛脩角如劒

麋有四目 埤雅淮南子曰孕婦見兎而子缺唇見麋而子四目物有似然而不然者麋角四目類從所謂目下有竅夜即能視者是也

麋茸補陽 埤雅凡含血之物肉產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惟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剖一日夜須生數兩凡骨之生長神速無過於此此骨肉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強精髓也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

逐麋 鬻子使臣捕獸逐麋則已老矣坐策問事臣尚少也文王師事之

麋 博物志南方麋千百為羣食澤草踐處成泥名曰麋畯人因耕穫之猶鹿所息處謂之鹿場也

麋畯 本草麋皮作襪治脚氣

爾為羣 杜甫詩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為羣

何事驚麋鹿 杜甫詩機心忘已久何事驚麋鹿

麈一

增 埤雅曰麈如鹿而大其尾辟塵取置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黯以拂氊則不蠹 名苑曰鹿之大者麈羣鹿隨之視麈尾所轉為準於文從鹿從主古之談者揮焉取諸此也 華陽國志曰鄠縣宣君山出麈尾謂之荒

鹿　搜神記曰馮乘虞蕩夜獵見一大麞射之麞便云虞蕩汝射殺我耶明晨得一麞而入即時蕩死　蜀都賦曰屠麋麋剪旄麞

麞二

增　捉柄　驅車晉書王衍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世說新語王導妻妬悍導私置妾媵妻知之率婢數十窮索導倉皇走以長柄麈尾驅犢車

麞一

原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散爲麞　說文曰麞麞也　爾雅曰麞牡麋牝麋音粟其子麞音助其迹解絕有力豜音肩

增　本草釋名曰獵人舞采則麞麋忤視麞喜文章故字從章又喜聚散故又名麞囷圓倉也國語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大者曰麃古語云四足之美有麃是矣　埤雅曰麞性善驚故從章吳越春秋章者倬偟也蓋鹿皆健駭而麞性尤怯飲水見影輒奔粗豪者食其肝心便即小膽

本草集解曰麞秋冬居山春夏居澤似鹿而小無角黃黑色大者不過二三十斤雄者有牙出口外俗稱牙麞其皮細軟勝於鹿皮夏月毛毨而皮厚冬月毛多而皮薄也符瑞志有銀麞白色云王者刑罰中理則出　李衛公說道書中言麞無魂故可食陶隱居云麞鹿非辰屬又八卦無主即生死無尤故道家以爲脯　本草發

明曰麞肉同麋肉釀酒良道家以其肉供養名爲白脯陶弘景曰俗云白肉是麞其膽白 原 毛詩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呂氏春秋曰使麕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顧也 增 古今注曰鹿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 原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鹿白銀之麕今地中得玉勝金犬即古路夷狄貢 晉起居注曰咸寧中白麞見魏郡後諸州各送白麞 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麞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計貢合集於樂堂有野麕走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獲之焉 增 南史曹景宗曰我昔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作餓鴞叫逐麞數肋射之此樂使人忘死 原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國遭喪有鵠游於庭至暮而去麞暮入其門與犬馬旅至旦而去 增 職林曰李林甫作千書慶人得子曰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東坡詩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却愁錯寫弄麞書 遼史禮志曰皇帝親征將行牝牡麋各一爲禳祭 金史曰宗雄嘗走馬射三麞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彀滿步射獲之

麞二

原 詩魏文帝詩曰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橋津重罝施密網罕罼飄如雲彎弓忽高馳一發連雙麞 宋陳與義

題易元吉畫麞詩曰紛紛騎馬塵及腹名利之窟爭馳逐眼明見此山中吏怪底吾廬有林谷雌雄相對目炯炯意閑不受榮與辱掇皮皆眞豈自知坐令猫犬羞僮僕我不是李衛公欺爾無魂規爾肉又不是曹將軍數肋射爾不遺鏃明窗無塵簾有香與爾共此春日長戲弄竹枝聊卒歲不羨晉宮車下羊

原 表晉王述上白麞表曰所領阮藻之江寧縣界得白麞一頭毛色潔素於其類信斯誠嘉祥也

原 啓陳徐陵謝賚麞啓曰臣昨旣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之賦預割仙翁已同監浦頻蒙大臠更異梁王詰旦歸來猶爲飽飫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爲歡非屠門而大嚼

麂

注 麂大麞一作麞毛長狗足好作聲其大者名麞 本草釋名曰麞味甘旨故從旨又字說云山中有麂麂必鳴以告其聲几几然故曰麂 本草集解曰麂麞屬而小於麞其口兩邊有長牙好鬬其皮爲第一無出其右者但皮多牙傷痕其聲如擊鼓鈸 又曰麂居大山中牡者有短角黧色豹脚脚矮而力勁喜跳越其行草莽但循一徑皮極細膩韡韡珍之符瑞志有銀麂白色今

施州山中出一種紅麂紅色　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麋麂　淵覽曰鹿食龜麂食蛇　五色線曰葛仙翁憑桐木几於女几山學仙得道後几化爲三足白麂時出於山上

詩　唐杜甫麂詩曰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厨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

麝

本草釋名曰麝之香氣遠射故謂之麝或云射父其形似麞故俗呼香麞梵書謂麝香曰莫訶婆伽　陶隱居曰麝常食柏葉及噉蛇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臍內急痛自以足剔出置尿溺內覆之皆有常處與象之藏齒犀之藏角皆自珍其貨也人得之者此香絶勝非但香且辟惡　麝如小鹿有香其文從鹿從射虎豹之文來由狸麝之香來射則其皮與臍之爲累也今商汝山中甚多所遺糞嘗就一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跡他所處爲人所獲人反以是迹其所在必掩羣而取之蓋麝絶愛其香每爲人所迫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縶且死猶拱四足保其臍　本草集解曰麝香聚處遠近草木不生或焦黃今人帶香

入園林則瓜果皆不實是其驗也　又曰麝居山麓居澤以此爲別　又曰麝第一生香名遺香乃麝自剔出者然極難得價同明珠其次臍香乃捕得殺取之其三心結香乃見大獸捕逐驚畏失心狂者墜死人有得之破心見血流出脾上作乾血塊　荆山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耶　天寶中獲水麝臍香皆水也每以針刺取之香倍肉麝

麝二

投巖　食柏　李商隱詩投巖麝自香　養生論蠶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　懷香　吳筠賦麝懷香而賈害狙伐巧以招射　采香　許渾詩尋麝採生香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一

獸部三 兔 附 狐 猿 貍

兔一

爾雅曰兔子𡢁其迹迒絶有力欣 說文狡兔曰𤞷 本草集解曰兔大如貍而毛褐形如鼠而尾短耳大而銳上脣缺而無脾長鬚而前足短尻有九孔趺居趫捷善走其大者爲臭似兔而大青色首與兔同足與鹿同故字象形或謂兔無雄者不經之說也今雄兔有二卵古樂府有雄兔脚撲速雌兔眼迷離可破其疑矣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爲兔 又行失

瑤光則兔出月 增雅述曰兔以潦爲鼈鼈以旱爲兔

熒惑不明則雉生兔 原王充論衡曰兔舐雄毫而孕

及其生子從口中 又曰儒者言月中有兔夫月水也

兔在水中則死夫兔月氣也 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

宗積而成獸象兔蛤 增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口中

吐子故謂之兔兔吐也 埤雅曰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獨兔雌雄八竅 又曰兔視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

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 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

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 楚辭曰厥利維何而

顧兔在腹言顧兔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 易乾鑿度曰月三

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穴決也決鼻兔也 陶

氏書曰兔五月而吐子 原抱朴子曰兔壽千歲滿五

百歲則色白 瑞應圖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一

本曰王者應事疾則見赤兔者王者德茂則見 又曰

赤兔者瑞獸王者德盛則至 增又赤兔上瑞白兔中

瑞 外國圖曰西王母國前有玉山白兔 原山海經

曰天池山有獸如兔鼠首以其背飛名飛兔以背上毛

飛去 增酉陽雜俎曰蜀郡無兔鴿 續雜俎曰韋絢

云巴州兔作貍斑 寰宇記曰溧水中山古老相傳中

有白兔世稱爲筆精妙 原毛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

逵　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兔曰明視　周易參同契曰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

莊子曰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淮南子曰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追風及其爲馬則不走矣

兔二

芸窗私志曰后羿獵於巴山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途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鵷扶君爲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於逢蒙是日逢蒙弑羿而奪之位兔曰鵷扶自此始也至今土人不敢獵取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頸而死因釋畊守株冀復得兔爲宋國所笑

史記曰范睢謂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　又曰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洞冥記曰北極有潰陽之山有兔如鼠能飛毛色光如漆以腦和丹食之則不死武帝使放兔於昭祥苑苑在甘泉宮西周十里萬國獻異物皆集此中

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目赤如朱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三年白兔見　又曰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　謝承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

事母孝母死乃負土成墳種奇樹十株鸞鳥栖集其上白兔游其下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苑於河南移檄在所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　石勒傳曰莊平民師歡上黑兔令曰按記應白兔為瑞此黑兔曰祥外檢典舊議者以為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為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為瑞後黃龍見於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革命以水受金夫兔陰獸黑水色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黑兔上應云云　前燕錄曰慕容皝田於南鄙見父老曰此非獵所言卒不見既明日又出見白兔馳射之隊馬輦而還宮遂薨　隋書曰

華秋汲郡人喪母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嘗宿廬中馴擾左右郡縣嘉有孝感具以狀聞　稽神錄曰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於野遥見草中一兔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裝鷹上韝行數十步迴顧其處復見其兔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大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蓋兔之鬼也

兔三

原目赤　背飛上詳兔二下詳兔一　古今注　山海經　得鬢　進肩應劭風俗

通兔贛俗說臘正祖之食得兔贛者名之曰幸賞以寒酒幸者令人吉利　東觀漢記王郎遣上自薊東南馳至南宮馬異進麥飯　擾室　環山范蔚宗後漢書蔡邕性篤孝母亡廬於塚側有兔馴擾其室　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者天下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搗藥　和丹傅休奕歌辭兔搗藥月間安足道神烏抱朴子和安丹法以兔血和丹與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子者二丸一白日有神女二人來侍可役使也　爰爰　趯　毛詩兔爰慨周也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又趯趯毚兔遇犬獲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舞鎬　射首　刻毛范蔚宗後漢書劉昆王莽時殺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匏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兔首每月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　下詳兔二張璠漢紀　去尻　獻毫禮兔去尻廣志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題惟趙國毫中用　獵邃　跧伏文鼂兔獵邃注兔走貌　靈光殿賦狡兔跧伏於閣側　狗顧　人逐逐麋之狗非顧兔耶漢書夫兔走深山千人競逐以其未定　禀星精　棲月魄握斗樞玉衡星發於月中有黑兔　有三窟　走百里國策馮驩謂孟嘗君曰聞狡兔有三窟云　春秋後語昔齊有良兔曰東郭逡一日走百里　依山墓　走平岡文選秋兔依山墓沈約詩平岡走寒兔　墓　入宮南史裴子野居喪墓所有白兔入於後宮檢問門官無從側　後魏書有兔入太廟令崔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都國貢獻嬪者明年姚興果來獻女　生角　隱形述異記商紂之時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兆主物薄孕翠之氣懷於右腋毛有文彩間色至百五十年當轉圜於胸能隱形人不復見　鐵腸　金氣異苑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纔良夫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本草兔者明月之精有白毛者得金之氣凡兔至秋深時可食金氣獸部

全也

目孕　趺居 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　韓文八家趺居

合迦　撲握

楚書謂兔爲舍迦　蘇軾詩寒窗暖足來撲握一作撲朔兔別名

簡牘是資　珮玦

而逐 上韓文　淮南子楚王珮玦逐兔馬速玦破乃取兩玦重而著之其破愈疾

越嶰

兔四

原 園名 梁王不悅游於兔園　馬名 漢呂布所乘馬名赤兔　震 竹書紀年宣王十九年天大曀維兔皆震　死 漢書後兔死良犬烹

凌巒

充庖之用

增 封卯地 詳毛穎傳　稱丈人 抱朴子山中卯日稱丈人者兔也

化丹爐 原仙記王卿爲天師守丹竈竊發其封一白兔躍出衆皆曰丹已去矣一道士化爲雀飛去須臾擒兔復入爐中

產牀下 郡太守赤烏巢於屋梁兔產於牀下

脫兔 田單傳贊後如脫兔適不及拒

木兔 遼史三月三日國俗刻木爲兔分朋射之國俗謂是日爲陶里陶里兔也樺射也

兔碑 北史後魏爾朱榮討葛榮有雙兔起馬前榮誓曰中則擒葛榮應弦而斃命立碑號雙兔碑

兔五

原 詩古歌詩曰採取神藥山端白兔擣蝦蟇丸奉上陛下一玉柈

增 唐李嶠兔詩曰上蔡應初擊平岡遠不稀目隨槐葉長形逐桂條飛漢月澄秋色梁園映雪輝惟當感仁孝郭郭引兵威　蘇頲詠死兔詩曰兔子死蘭彈持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　蘇拯狡兔行曰秋來無骨肥鷹犬遍原野草中三穴無處藏何

況平田無穴者　宋王安石信都公家白兔詩水晶爲宮玉爲田姮娥縞衣洗朱鉛宮中老兔非日浴天使潔白宜嬋娟揚鬚弭足桂樹間桂花如霜亂後前赤鴉相望窺不得空疑兩瞳射日月東西跳梁自長久天畢橫施亦何有憑光下視罝網繁衣褐紛紛漫回首去年驚隨滁山雲出入虛莽猶無羣奇毛難藏果見獲千里今以窮歸君空衢幽險不可返食君庭除嗟亦窘今余得爲此兔謀豐草長林且游衍　歐陽脩白兔詩曰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擣藥嫦娥宮玉闕金鎖夜不閉竄入滁山千萬重滁泉清甘瀉大壑滁草軟翠搖輕風渴飲泉困棲草滁人遇之豐山道網羅自計偶得之千里持爲翰林寶翰林醻酢委白璧珠箔花籠玉爲食朝隨孔翠伴暮綴鸞鳳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霑席羣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天資潔白已爲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休回首峰巒斷消息梅堯臣和永叔白兔詩曰可笑嫦娥不了事却走玉兔來人間分寸不落獵人口滁州野叟獲以還霜毛芊茸目睛殷紅條金練相繫環馳獻舊守作異玩況乃已在蓬萊山月中辛勤莫擣藥桂傍斧白今應閒我欲拔毛爲白筆研朱寫詩破公顏　秦觀答裴仲謨放兔行曰

兔飢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天寒草枯死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一死無足悲所恥敗頭額敢期揮金遇倒槖無難色雖非獵者意頗塞仁人責兔兮兔兮聽我言月中仙子最汝憐不如亟返月中宿休顧商巖并嶽薇　陳與義詩曰碎身鷹犬慚何忍埋骨詩書事亦微霜露深林可終歲雌雄暖日莫忘機　楊廷秀詩曰東郭阿巍駝褐裳清馥不著煙火香嫦娥喚入廣寒殿詔許擣藥不許嘗金丹煉成紫皇喜玉臼自攜銀漢洗偷將缺吻吸瓊漿蛻盡骨毛作仙子

賦　晉王廙白兔賦并序曰丞相琅琊王始受旄節作鎮北方仁風所被廻面革心昔周旦翼成越裳重譯而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以為美談今在我王宦濟皇維而有白兔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辭云曰皇大晉祖宗重光固坤厚以為基兮廓乾維以為綱方將朝服濟江傳檄萬國反梓宮於舊塋兮奉聖帝乎洛陽建中興之遐祚兮與二儀乎比長於是古之有德則納瑞而永安無德則不勝而為災赤烏降於周文兮尚稱曰休哉桑穀生於殷庭兮中宗克已以成仁雊雉登夫鼎耳兮武丁責躬而教純

原頌張浚白兔頌曰其毛春素纖毫秋黑點綴五采漸染粉墨蓋久隱時見應世德也徐疾備體達消息也姿質皓朗民之則也被白含文好無極也秦失鹿於近郊晉得兔於遠境

原表晉桓温賀白兔表曰臣聞至德通幽則禎祥降靈和所感則異物生今白兔見於春穀縣皓質純素皦然殊觀　梁簡文帝上白兔表曰瑞表丹陵祥因舊沛四靈可邁既驗玉衡之精千歲變采有符明月之狀豈殊丹岫之羽來止帝梧庶比素質之禽得游君囿　周庾信上白兔表曰光鮮越雉色麗秦狐月德符徵金精表瑞

箋唐武元衡賀白兔表兔居卯位白順金色金者取象於武臣白者明資於義邑　權德輿賀河陽獲白兔表惟此瑞獸是稱月精來應昌期皓然雪彩

箋傳唐韓愈毛穎傳曰毛穎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鼈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秦始皇時蒙恬次中山將大獵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

取其髭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

狐一

原 爾雅曰狸狐貒貉醜其足蹯其跡狃狃指頭反 詩義問狐之類貉貒貍也貉子曰貊胡炤反 貊形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貊貉子似貍爾雅貓子貊其雌者名貒音才縻反今江東呼貉為狸貒豚也名貛又貍子隸今或呼貍為狐貍 說文狐妖獸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從犬瓜聲 注 本草釋名曰狐孤也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其字從孤或云狐知虛實以虛擊實實即孤也故從孤 本草集解曰形如小黃狗鼻尖尾大有黃黑白三種白色者尤稀尾有白錢文者佳日伏穴夜出竊食氣極臊烈聲如嬰兒毛皮可為裘腋毛純白謂之狐白

原 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抱朴子玉策記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 注 又曰千歲之狐預知將來 原 郭氏淵中記曰千歲之狐為淫婦百歲之狐為美女 注 又曰狐五十歲能變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 酉陽雜俎曰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

月宮有符有醮自可洞達陰陽　又曰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髑髏不隊則化為人　或云狐魅畏狗千年老狐以千年枯木燃照則見眞形　淵覽千歲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　山中稱成陽者狐也

原　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其政訟平南海輸以文狐

春秋潛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　增　宋書曰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反　春秋運斗樞機星得則狐九尾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狐九尾　瑞應圖曰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則見一本曰王者不傾於色即至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

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者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明後當盛也　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德至乃來　又曰武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黑狐蓬尾蓬大也　增　狐面白而尾似牛者名玉面專食百果　淮南子狐血漬黍令人不醉高誘注云以狐血漬黍米麥門冬陰乾為丸飲時以一丸置舌下含之令人不醉也

又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故可得而禽也　埤雅狐性善疑貉性善睡皆藏獸也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　反　易田獲三狐　左傳余狐裘而豹裘　毛詩狐裘逍遥　又

雄狐綏綏　禮記天子狐白之裘諸侯青卿大夫狐腋慎子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補　商君傳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金樓子曰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居廟堂爲狐計者不若走於平澤

狐二

原　河圖黃帝生先致白狐　呂氏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子家室我都悠昌於是娶塗山女

補　竹書帝杼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原　尚書大傳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獻紂紂大悅翰長毛也六韜得青狐班固幽通賦注曰散宜生至吳得九尾狐以獻紂也　瑞應圖曰九尾狐文王時東夷歸之　周書曰成王時青丘獻狐九尾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得白狐

補　搜神記曰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

原　管子曰代出狐白之皮裘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齊載金錢之代各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處山林求狐二十

四月不得一狐雜文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士卒服於齊　韓子曰翟人獻豐狐黑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皮而歎曰以皮之美自爲罪也　增　說苑曰晉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烏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　原　漢書曰陳勝吳廣次所旁叢祠中次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夜篝火詐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　增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去疾嘗發欒書塚無餘物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戟之不得傷左足於是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何故傷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足王乃患脚至死不差　原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九尾狐見　古今注曰章帝元和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　增　搜神記曰後漢建安中市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羨久不見因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人領獵犬於城外求索果見孝於空塚中聞人犬聲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頗象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棲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即爲妻暮

輒與共還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　又曰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嘗宿亭樓夜坐鼓琴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瞪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卧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又曰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許大有才決日晡時到亭勑前導人且止曰欲作文書便留吏

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埽除須臾便上日旣暝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劒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之足跣脫幾失再三以劒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之老狐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髻百餘因此遂絶　魏略文帝欲受禪郡國奏九尾狐見於譙陳　渚宮故事習鑿齒從桓温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有氣出伺一物射之應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足上帶絳繒香囊　搜神後記曰吳郡顧

旃獵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
岡頂有一穽是古時塚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
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校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
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
旃女正在簿次　又曰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
死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
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答
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
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即卧思
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

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
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
深報君恩斐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
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
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當自解斐乃喜
曰眞放伯裘之義也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
電從戶出明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
爲答曰白事問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
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姦而咸曰聖
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既而懼爲伯

裴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旁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即呼伯裴來救我即有物如伸一疋絳剡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即殺音等伯裴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召雖效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洛陽伽藍記曰後魏有挽歌者孫岩娶妻三年妻不脫衣而卧岩私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岩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岩髮而走鄰人逐之變爲一

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初變爲婦人衣服淨莊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婦人著絲衣者指爲狐魅　唐創業起居注曰辛卯帝觀兵於絳城癸巳至於龍門先是皇太子於此界獲一黑狐　朝野僉載曰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邨　孔氏帖曰李密即位狐鳴於旁　乾臏子曰神龍中有何讓之者上已於洛中光武原陵上見老翁吟曰野田荊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沒頭上日生死眼前人訝其非人遽前欲執翁倏然躍入丘中讓之

從焉遽見一狐跳出尾有火復如流星讓之見一几案上有文書二紙其一曰五行七曜成此閏餘上帝降靈歲旦涕涂蛇脫其皮君亦神攄九九六六來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傑霞袿雲緲哀爾浮生擲此荒墟吾復浩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狐化爲僧持縑來易復化讓之弟紿取去未幾有勑捕盜內庫絹者遂執讓之付法　宣室志曰李林甫嘗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一黑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忽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一黑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

唐書劉克明傳曰帝嘗夜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　廣異記曰睢陽郡宋王塚旁有一老狐每至衙中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塚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咋獸前後殺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財僱犬咋狐王老牽犬往犬乃徑詣諸犬之下伏而不動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戲云取睢陽咋狐犬　酉陽雜俎曰漢平陵王墓多狐自穴而出者毛皆坌灰　又曰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

犬逐之為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纔跳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

南部新書曰晉天福甲辰歲公安滄渚民家犬逐一婦登木而隊為犬咬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　宋高僧傳曰釋志淵者河朔人曾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林下將髑髏置首搖之落者不顧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草墮葉遮蔽其身俄成美女素服立於道左微聞有車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選有乘馬郎至與言久之欲將偕去志從林出謂之曰此狐也其人不信志乃振錫作胡語女遂化狐而走其人叩頭悔過焉　見聞後錄曰宣和末有狐登御坐　冷齋夜話曰鄒志完南遷比還過永州澹山巖巖有馴狐凡賓客至則鳴志完將至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迦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狐三

原 忌犬　首丘　劉敬叔異苑胡道洽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賸氣常以名香自防雖忌猫犬自審死日誡弟子曰氣絶便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斂畢覺棺空即開看不見尸體時人咸

謂狐也　禮記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

持火　聽冰　管輅傳夜有二小物如獸手持火以口吹之書生舉刀斫斷腰視之狐也自此無火災　郭緣生述征記北風勁河冰始合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聽冰下無水聲然後過河

有三德　長百獸　上詳狐一說文戰國策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果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者乎虎以為然遂與之行獸見皆走

應夏禹　瑞周文上詳狐二呂氏春秋下見郭璞山海經圖贊

莫赤　粹白　詩莫赤匪狐秋天下無粹白之狐　呂氏春封狐千里注大狐健走千里也　酈善長水經注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也

健走　多疑　楚辭首易小狐汔濟濡其尾注汔近也　禮狐去首不可食

濡尾　去　陳勝事詳狐二

安問　詐鳴　上張綱事下詳狐

為裘　銜書　史孟嘗君有狐白裘下見郭璞贊

一腋　七尾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晉錄咸寧二年有白狐七尾見汝南

在淇梁　率幽草詩曰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有其者狐率彼幽草芃小貌又

尾大不掉　左傳肉食不蠱　狐神獸也出於青丘山音如嬰兒食之不蠱

假虎為威　憑城作固

風嗥雨嘯　啓見晨趨

黑色獻周成　白容來晉武黑狐周成王時見之

潛上伏　禮北斗　類從燕讖戊巳不衡泥狐潛上伏不越度阡陌又曰狐狼知虛實虎豹識沖破舊說狐有媚珠又曰狐禮北斗而靈善變化

在庭　向窟　宣室志唐宰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退朝見一白狐在庭中鵝鶵石上命逐之已不見矣問於客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明日果遷禮部侍郎唐書哥舒翰素與安祿山不協祿山謂翰曰與公族類胡人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祿山甚怒以為譏其妖也

嗥門　入廳　晉書淳于智濟北人夏侯藻母病因五詣智有一狐當門向之嗥吠藻益

駭愕馳以告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喚處掛心啼哭勿休然後可僅免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忽聞拉然崩折矣　王浚據幽州有狐據府門躍入廳事後浚果敗　又涼武昭王暠子歆爲涼州牧時有狐上南門主簿范稱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當有人於此城南面而居也後竟爲沮渠蒙遜所滅

詣仲舒帷　入張華座

幽明錄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君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爲老狐而去　搜神記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爲男子詣張華講論華怪之謂雷孔璋曰今有男子少美高論孔璋曰當是老精聞燕昭王墓有華表柱向千年可取照之當見如言化爲狐

皓首書生　元丘校尉

搜神記有一書生皓首吳中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九日士人相與登山游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塚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也　宣室志張鍼爲巴西侯所邀座中有稱元丘校尉者狐也

狐四

原　赴穴　穴處

水神韓詩外傳狐水神也

增　神獸九尾狐神獸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國

穆狐說苑客謂孟嘗君曰狐者人之所攻也臣未見穆狐見攻則所託者然也

黑狐北方有黑狐者神獸也王者能致太平則此獸見

穴中得書北征記皇天塢北古陶穴晉時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餘里得書一千卷

犀角駭狐淮南子犀角駭狐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狐五

增　詩唐白居易古塚狐詩曰古塚狐妖且老化爲婦人顏色好頭變雲鬟面變妝大尾曳作長紅裳徐徐行傍荒邨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

猶若是眞色迷人應過此　宋蘇舜欽獵狐篇曰老狐宅城隅涵養體豐大不知窟穴處草木但掩藹秋食承露禾夏飲灌園泒暮夜出傍舍雞畜遭横害晩登陴睨嗚呼吸召百怪或爲嬰兒啼或變艷婦態不知幾千年出處頗安泰古語比社鼠蓋亦有恃賴邑中少年兒耽獵若沈瘵遠郊盡雉兎近水殲鱗介養犬號青鶻逐獸馳不再勇聞此老狐取必將自快縱犬索幽邃張人作疆界兹時頗窘急迸出赤電駭羣小助嘷嗥奔馳數顛沛所向不能入有類狼失狽鉤牙咋巨頸髓血相濡沫啼叫遂死矣爭觀若期會何暇正丘首腥臊滿蒿艾數

穴相穿通城堞幾隳壞久矣縱凶妖一旦果禍敗皮爲榻上藉肉作盤中膾觀此爲之吟書以爲警戒

賦原白行簡狐死正首丘賦曰矧兹異質蘊彼仁心寧九尾之足尚實三德而可欽殊聽冰而表智異含沙而招損正有芃之質志在慎終委莫赤之容仁無棄本

楊濤狐聽氷賦曰蟲疑之理有殊鶴警之聽可比俯連白之上惟恐有聞顧莫赤之軀重其所履惟審固而後行或逗撓而不遑猜忌罔恤雖稱妖婦之化戒慎爲意未踰君子之防　滕邁狐聽冰賦曰尋聲不離於聽表處薄恐成於禍始奮自擾之迹一却一前曳有芃之

驅時行時止

原 贊 晉郭璞山海經圖九尾狐贊曰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翔見出則衡書作瑞周文以摽靈符

增 記 唐李華鴞執狐記曰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鴞也豈不快哉因讓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爲患大矣震驚我族姻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廬不畏申生之矢皇祇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鴞誅之予非斯禽之快也而誰爲悲

貍一 貉附

增 埤雅曰獸之在里者故從里穴居貍伏之獸也 本草集解曰貍有數種大小如狐毛雜黃黑有斑如猫而圓頭大尾者爲猫貍善竊雞鴨其氣臭肉不可食有斑如貙虎而尖頭方口者爲虎貍善食蟲鼠果實其肉不臭可食似虎貍而尾有黑白錢文相間者爲九節貍皮可供裘領宋史安陸州貢野猫花猫即此二種也有文如豹而作麝香氣者爲香貍即靈猫也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爲牛尾貍亦曰玉面貍專上樹木食百果冬月極肥人多糟爲珍品大能醒酒張揖廣雅云玉面貍人捕畜之鼠皆帖伏不敢出也一種似猫貍而絶小黃

斑色居澤中食蟲鼠及草根者名狨又登州島上有海
貍貍頭而魚尾也　又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爲陰陽
按段成式言香貍有四外腎則自能牝牡者或由此也
劉郁西域記云黑斡丹出香貍文似土豹其肉可食糞
溺皆香如麝氣楊慎丹鉛錄云予在大理府見香貓如
貍其文如金錢豹此即楚辭所謂乘赤豹兮載文貍王
逸註爲神貍者也南山經所謂亶爰之山有獸焉狀如
貍而有髭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妬列子亦云亶
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疑即此物也又星禽眞形圖心
月狐有牝牡兩體其神貍乎按劉楊二說與異物志所

說相合則類即靈貍無疑矣類貍字音亦相近也　又
風貍生邕州以南似兔而短棲息高樹上候風而吹至
他樹食果子　又攷十洲記之風生獸廣州異物志之
乎猴嶺南異物志之風母酉陽雜俎之狸猺虞衡志之
風貍皆一物也其獸生嶺南及蜀西徼外山林中其大
如貍如獺其狀如猿猴而小其目赤其尾短如無其色
青黃而黑其文如豹或云一身無毛惟自鼻至尾一道
有青毛廣寸許長三四分其尿如乳汁其性食蜘蛛亦
啖薰陸香書則蹤伏不動如蝟夜則因風騰躍甚捷越
巖過樹如鳥飛空中人網得之見人則如羞而叩頭乞

憐之態人撾擊之倏然死矣以口向風須臾復活惟碎其骨破其腦乃死一云刃斫不入火焚不焦打之如皮囊雖鐵擊其頭破得風復起惟石菖蒲塞其鼻即死也一云此獸常持一杖指飛走悉不能去見人則棄之人獲之擊打至極乃指示人人取以指物令所欲如意也

貍者狐之類口方身文黃黑彬彬善搏爲小步以擬度其發必獲謂之貍步好伏故又稱伏獸　徐廣曰貍一名不來　淵中記曰鉛錫之精爲狐貍　十洲記曰風貍腦和菊花服至十斤可長生　內則食貍去正脊爲不利人也

貍二

增搜神記曰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取薪而生頃公於野不敢舉也貍乳鸇覆之　大周正樂記曰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卧夢見一貍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爲之絃歌也　後漢書曰費長房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貍也盜社公馬耳　傅子曰樂廣爲河南尹郡中前廳多妖怪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白日戶自閉二子凱模等懾怖廣使

掘牆孔得狸乃經　搜神記曰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罵詈杖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令兒斫之鬼寂不復往父憂恐二兒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殺而埋之鬼便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魅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遂作聲入父即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眞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懊亦死　又向容縣牒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從東適下而復還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鎌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爲狸走去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人有見此狸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又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嘗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臠隨刀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

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即無聲　異聞錄曰王度至長安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端麗名曰鸚鵡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化為老貍而死　舊唐書曰武弘度士曩兄子也父卒廬墓側晨夕哀號野有貍每至齋時必來求食往來甚馴略無驚懼時以為孝感　貉本草釋名字說云貉與貘同穴各處故字從各說文作貈亦作狢　本草集解曰貉生山野間狀如貍頭銳鼻尖斑色其毛深厚溫滑可為裘服其性好睡故人好睡者謂之貉睡俗作渴睡謬矣俚人又言其非好睡乃耳聾也墨客揮犀曰貉行數十步輒睡遇物輒驚起既行復睡為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　語曰貉不踰汶又江南無狐狸亦物之疆域也　酉陽雜俎曰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

貍三

原　操唐韓愈殘形操曰有獸維貍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知者其誰　宋蘇轍牛尾貍詩曰首如貍尾如牛攀條捷險如猱猴橘柚為漿栗為餱筋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簡

出善自謀尋蹤發窟并執囚蓄租分散身爲羞松薪瓦甑蒸浮浮壓入糟盎肥欲流熊脂羊酪眞比儔引筋將舉訊何由無功竊食人所仇　楊萬里牛尾貍詩曰狐公韻勝冰玉肌字則未聞名李貍誤隨齊相燧牛尾策勲封作糟丘子子孫孫世世襲膏粱黃雀子魚鴻雁行先生試與李貍語有味其言須聽取　又獻牛尾貍周益公脩以長句曰風林露圃天欲霜拂紅栗紫橘美黃老夫思饞不忍嘗丁寧邊人莫取將朝來栗姬羽化去逋其木奴三百户烏椑士子散如煙檢校不知渠去處山童相傳皂衣郎字曰李貍氏奇章上樹千回一霎強連夜剽略積迺倉并吞又向黎侯國羅人救黎遂擒獲白茅面縛來獻俘元端貂裘瓠肥白解驂薦渠登相門立談封作糟丘君旁招披綿拉通印日侍樽俎嬉平園玉肌生憎粗手削須防東坡訟寃著

猨一

原　春秋繁露曰猿似猴大而黑長前臂所以壽八百好引其氣也　抱朴子曰猿壽五百歲則變爲玃千歲則變爲老人　周索氏孝子傳曰猿鬻屬或黃或黑通臂輕巢善緣能於空中輪轉好吟雌爲人所得終不徒生

增　本草附錄曰猨善援引故謂之猨其臂骨作笛甚

清亮其色有青白黑黃緋數種其性靜而仁慈好食果實其居多在林木能越數文著地即泄瀉死惟附子汁飲之可免其行多羣其鳴善啼范氏桂海志曰猨有金絲者黃色玉面者黑色及身面俱黑者或云黃是牡黑是牝牝能嘯牡不能也　又曰廣人言猨初生毛黑而雄老則變黃潰去勢囊轉雄為雌與黑者交而孕數百歲黃又變白也此與列子猶變化為猨莊子猿狙以猨為雌之言相合必不妄也　埤雅曰猨性靜緩故猨從爰爰緩也　又猨不復踐土好上茂木渴則接臂而飲

爾雅曰猱猨善援玃父善顧　東皙發蒙記曰獺以猨為婦　論衡猨伏於鼠今人取鼠以繫猨頸猨不敢動　猨食果故其膽黑甜　注山海經曰堂庭之山發爽之山其上多白猨　江乘地記曰攝山有山猨赤足或見涉冬積雪輒有一行迹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猨鳴至清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猨鳴悲猨鳴三聲淚霑衣　注荊州記曰峽長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分夜不見曦月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嘗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

管子曰隊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猨猱飲焉　淮南子曰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置之於檻也　張載

論曰白猨黑豹藏於檻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

增 謝靈運名山記曰猨猻下飲百臂相聯

猨二

原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爲猨爲鶴小人爲蟲爲沙 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言殘林木以求之 呂氏春秋曰荆王有神白猨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猨攀樹而號 吳越春秋曰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聞子善爲劒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内之竹以枯槁末折隨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入因舉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猿 漢書曰李廣猨臂善射

增 五色線周羣學於山中有白猿化爲老人而至授羣書一卷乃黃帝而下曆日也羣後遂明陰陽吳人謂陰陽之精 搜神記曰臨川東無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猨母自後遂至家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欲乞哀狀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

寸寸斷裂未半年其家疫死滅門　世說曰桓温入蜀在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船上至便即絶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

高僧傳曰劉宋時錢唐釋智一者善長嘯於靈山澗養一白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還智一張喉作梵聲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一公梵名一公爲猿父猶狙公也其後澗邊羣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斂飯送猿臺所山童呼二三聲則羣猿競至　南史曰齊魚復侯子響爲蕭順之所殺武帝出景陽山見一後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猴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耳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以憂卒　北史曰高昂母張氏始生一男二女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

異聞錄曰王績遊嵩山夜見一人胡鬚眉白而瘦稱山公與績談文異義出於言外績疑其怪潛開匣取鏡鏡光出而胡者失聲俯伏化爲猿而殞　廣異傳曰魏元忠徽時家貧止一婢廚中方爨出外汲水回乃見老猿爲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猴恐我之使爲我執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孔氏帖曰潁川陳巖景龍

初舉孝廉於京師至渭南縣見一婦人貌甚殊衣白衣立於路隅掩袂而泣生叩之婦人乃曰妾楚人也侯氏子家弋陽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迹山林雖一女子亦有箕山之志　杜陽編曰同昌公主疾甚醫者曰紅蜜白猿脂食之可愈內庫得白猿脂數甕本南海所獻　北户錄曰段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絶大毛彩殷鮮眞爲奇獸黑者善啼啼數聲則衆猨叫嘯騰擲如相呼焉其音淒入肝脾韻合宮徵可當一部鼓吹因召獵者捕養之名曰巴兒　酉陽雜俎曰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險上多猿形絶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大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終不能盡其巢穴　宣室志曰吳郡張鋋罷秩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有人道左出拜曰吾君巴西侯奉邀鋋既見飲酒命樂夜將半鋋假寐將曉悸而寤見身卧石龕中有巨猿醉卧於地　又張長賃凶屋以居覩黑衣郎樹上擲瓦見擊其弟射殺之乃猿也

猨三

置檻　犇林淮南子置猨檻中非不巧捷無所肆其能晉書窮猨犇林豈暇擇木

騰虛　攬蔓猨騰虛而競捷莊子語魏王曰王獨不見騰猨乎其得楠梓豫章攬蔓枝而主張

其間

善緣　好吟　說文猨善援蠻屬也蠻扶沸切並詳周索氏孝子傳　求木

臨崖　淮南子猨顛蹶而求木黜猨臨崖命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猨以其子為拔箭卷樹葉塞瘡口文寒猨擁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乃投弩水中

拔箭　擁條　蜀鄧艾見黑猨抱子條吟

攀援　吟嘯　靈光殿賦猨猱援而黜猨嘯而長吟

五月生　荆州記巴東三峽猿長鳴至三聲聞者垂淚也

三聲淚　家語五九四十五故子猨五月生也

響山椒　鳴巴東　輕趫　飛超　爭接　懸垂

野賓　山公　王仁裕畜一猨號野賓呼之則應後因為山後入蜀行次嶓冢廟前見羣猨飲於清流有巨猨舍羣而前於道傍古木間垂身下顧紅綃髣髴尚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移時哀叫數聲而去許遠尚聞鳴咽之聲疑其腸斷矣繼作一篇並詳猨五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云

因話錄李約多蓄古器養一猿名山公常以之自隨

臂童　化叟　清異錄華山道士李道殷山棲谷隱有道殷於菴側古松上營一巢為臂童寢息之所名峻青宅　樹萱錄王縉少在嵩陽有四叟攜榼來訪曰孫文蔚木巢南林大節石蝸虬談劇飲既醉俱化猿而去　高命侶嘯煙　逐伴歸山　吳筠黑猨賦續世說孫恪娶袁氏育二子後從之南海過端州峽山寺若熟其道徑者特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齎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

飲相喚　晚成羣　杜甫詩寒猿飲相喚李白詩猨狖晚成羣

推枕　却坐　張養浩詩睡殘蕙月猿推枕范祎詩水館猿啼却坐聽

猿四

原　騰擲　騰趠　挂飲　重　金絲猿　金絲猿生武平大者難馴小者母抱不少置取者以藥矢斃其母取母皮韉之子悲鳴而下束手就縛夕必褽母皮而後安　黑猿　上林

賦黑猿素雌　劉向曰黑猿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起騰往來　報時天寶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居清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詣亭前而啼不爽其候太素因目之為報時猿云　畏獨類從獨一叫而猿散獨之獨猿蓋猿性羣獨性特猿鳴三獨鳴一是以謂之獨也

猿五

詩梁沈約石塘瀨聽猨詩曰嗷嗷夜猨鳴溶溶晨霧合不知聲遠近惟見山重沓既歡東嶺唱復佇西巖答　陳蕭詮賦得夜啼猿曰桂月影纔通猨鳴迴入風隔巖還嘯侶臨潭自響空挂藤疑欲飲吟枝似避弓別有三聲淚霑裳竟不窮

唐常建嶺猿詩曰裊裊淒淒清且切鵰鵠飛處又斜陽相思嶺上相思淚不到三聲合斷腸　杜甫猿詩曰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戴叔倫建溪聞猿詩曰曾向巫山峽裏行羈猨一叫一回驚聞道建溪腸欲斷的知斷著第三聲　李德裕二猿詩曰釣瀨水連漪富春山合沓松上夜猿鳴谷中清響合衝網忽見羈故山從此辭無由碧潭飲爭接綠蘿枝　李紳聞猿詩曰見說三聲巴峽深此時行者盡霑襟端州江口連雲處始見哀猿傷客心　杜牧傷猿詩曰獨折南園一朶梅重尋幽坎已

生苔無端曉吹驚高樹似裊長枝欲下來　又猿詩曰
月白煙青水暗流孤猿銜恨叫中秋三聲欲斷疑腸斷
饒是少年須白頭　李商隱失猿詩曰視融南去萬重
雲清嘯無因更一聞莫遣碧江通箭道不教腸斷憶同
羣　段成式失猿詩曰却憶書齋值晚晴挽枝閒嘯激
蟬清影沈巴峽夜巖色斷絕石塘寒瀨聲　許渾放猿
詩曰殷勤解金鎖昨夜雨淒淒山淺憶巫峽水寒思建
溪遠尋紅樹窟深向白雲啼好覓來時路煙蘿莫共迷
又和常秀才寄簡歸州鄭使君借猿詩曰謝守攜猨
東路長裊藤穿竹似瀟湘碧山初暝嘯秋月紅樹正寒

啼曉霜陌上楚人皆駐馬里中巴客半歸鄉心知欲借
南游侶未到三聲恐斷腸　張喬猿詩曰挂月棲雲向
楚林取來全是為清音誰知繫在黃金索翻畏侯家不
敢吟　周朴猿詩曰生在巫山更向西不知何事到巴
溪中宵為憶秋雲伴遥隔朱門向月啼　唐彥謙觀仁
里聞猿聲曰朱雀街東半夜驚楚魂和雨夢中清五更
撩亂擲朝火滿口塵埃亦數聲　李洞病猨詩曰瘦纏
金鎖惹朱樓一別巫山樹幾秋寒想蜀門清露滴暖懷
湘岸白雲流罷拋簷果沈僧井休拗崖冰濺客舟啼過
三聲應有恨畫堂深不徹王侯　又和壽中丞傷猿詩

曰遺挂朱欄鏁半尋清聲難買恨黃金懸崖接果今何
在淺井窺星影已沈歸宅葉鋪曾睡石入朝燈照舊啼
林小山罷遶隨湘客高樹休升對嶽禽天竺省憐傷倍
切親知覔和思難任相門恩重無由報竟託仙郎日夜
吟　李咸用和脩睦上人聽猿聲詩曰禪客聞猶苦是
聲應是啼自然無穩夢何必到巴溪疎雨灑不歇廻風
吹暫低此宵秋欲半山在二林西　吳融長安里中聞
猿詩曰夾巷長門似海深楚猿爭得此中吟一聲紫陌
纔回首萬里青山已到心慣倚客船和雨聽可堪侯第
見塵侵無因永夜聞清嘯禁路人歸月自沈　又憶猨

詩曰翠微雲斂日沈空叫徹青冥怨不窮連臂影垂秋
色裏斷腸聲盡月明中靜含煙峽淒淒雨高弄霜天嫋
嫋風猶有北山歸意在少驚佳樹近房櫳　曹松猿詩
曰曾宿三巴路今來不願聽雲根啼片白峰頂擲尖青
護果憎禽啄棲霜覷葉零惟應臥嵐客憐爾傍巖扃
蘇拯聞猨詩曰秋風颯颯猿聲起客恨猿哀一相似漫
向孤危驚客心何曾解入笙歌耳　曾麻已放猿詩曰
孤猨瑣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從聯臂飲
青山不用斷腸吟　吉師老放猿詩曰放爾千山萬里
身野泉晴樹好為鄰啼時莫近瀟湘岸明月孤舟有旅

人　吳商浩巫峽聽猿詩曰巴江猿嘯苦響入客舟中孤枕破殘夢三聲隨曉風連雲波澹澹和霧雨濛濛巫峽去家遠不堪魂斷空　顧偉雪夜聽猿詩曰寒巖飛暮雪絶壁夜猿吟歷歷和羣雁寥寥思客心繞枝猶避箭過嶺却投林風冷聲偏苦山寒響更深聽時無有定靜裏固難尋一宿扶桑月聊看懷好音　王仁裕放猿詩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樓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白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又遇所放猿再作詩曰嶓冢祠前漢水濱飲猿聯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魂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時舊主人　王周施南太守以猿兒爲寄得之黔中生即頭白作詩答之曰虞人初獲酉江西長臂難將意馬齊今日未啼頭已白不堪深入白雲啼　彭蟾郡城放猿獻衛使君詩曰千巖萬壑與雲連放出雕籠任自然葉灑驚風啼暮雨月凝殘雪飲流泉臨岐莫似三聲日避射須依遶樹年應解感恩尋太守攀蘿時復到樓前　蜀韋莊黃藤山下聞猿詩曰黃藤山下駐歸程一夜號猨弔旅情入耳便能生百恨斷腸何必待三聲穿雲宿處人難見望

月啼時兔正明好笑五陵年少客壯心無事也沾纓
閩徐夤猿詩曰宿有喬林飲一溪生來蹤跡遠塵泥不
知心更愁何事每向深山夜夜啼　宋文同詩岷嶺高
無敵來從第幾層攀援殊不倦趫捷爾誠能晚嘯思危
石晴懸憶古藤王孫非汝類只可以文憎　蔡襄答葛
公綽求猿詩曰子求猿書至閩我說猿意特贈君吾
州四扇列巖巘鉅木轇轕淩氤氲探窠裁檻走疾置十
日可到澄江清嗟憐庶品各有性拘憂適喜無間分彼
猿之類宅丘壑愛戀深厚編前文戲禽雖傳古仙者射
臂未議原將軍朝棲喬林之蒼莽夕飲幽澗之潺湲山

空月明一長嘯商船海上迎風聞君家東園豈不美檜
竹翠密蘭蕙薰斯猿儻別故時侶舉首斷隔千里雲
陸游哺猿詩曰有書嘗懶讀扶杖來東園摘此幽澗果
哺我高枝猿食果飲清泉猿計亦何闕但恐夜霜時腸
斷巴山月　元宋无猿詩曰巴峽猿聲愁斷腸冷泉照
影綠陰涼藤搖亂雨領兒過樹曬斜陽拾蟲忙獻果去
尋幽洞遠攀蘿來撼落花香空山月暗無人見啼入白
雲深處藏　錢惟善悼西山猿詩曰老衲敲松喚不還
黑衣何處落潺湲慣曾索果西湖上無復號弓楚峽間
挂月影沈千尺樹嘯雲聲斷萬重山羈雌寂寞成孤怨

更約他生獻玉環　明薛蕙江猿詩曰舟行轉江峽處處響哀猿極浦雲方合連山雨正睿接條時自挂飲水復相援不待三春盡先傷游子魂

原賦晉傅休奕猨猴賦曰余酒酣耳熱歡顏未伸遂戲猴而縱猿何瓌畋之驚人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唇揚眉蹙額若愁若嗔或長眠而抱勒或嚄咋而齟齬或顒卬而踟躕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兒或低眩而擇颯或抵掌而胡舞

續唐吳筠黑猿賦曰雲嵐昏而共黙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羈客之涕霑襟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矣游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横照連肱澗飲命侶煙嘯或聚而閑棲或分而廻趠　李德裕白猿賦曰觀其雖爲異物而猶善處動不爲暴止皆擇所樫松鬱而不殘楂梨熟而後取顧慼慼與猱狿信莫得而儔侶若乃淩崚磴而雷曜挂長蘿而匏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畏於阽危

李子仞馴猿賦曰屈猛從縶宛安順游顧步蘭砌因依蕙樓雖徘徊於厚養終惆悵以勞神夜廡幽陰憶南隴之吟月花朝明媚想喬林之弄春

原贊晉郭璞白猿贊曰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物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增文唐柳宗元憎王孫文猨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内其柔弱者不踐稼蔬禾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常鬱然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一